

世界文学名著儿童读本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原著 ● 菲兹杰拉德【美国】



明天出版社

序 言

/ 宋遂良

称得上是“世界文学名著”的作品，都是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花朵，智慧的果实，历史的长歌，哺育和抚慰过无数美好的心灵，鼓舞和引导过无数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前仆后继者。它超越时间，跨过国界，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。让我们设想要是没有李白、苏轼、曹雪芹、蒲松龄和鲁迅，中国的文化会有多么苍白；要是没有莎士比亚、歌德和巴尔扎克，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，欧洲的历史该有多么枯燥。

一个人的儿童少年时代，纯洁天真，从善如流，他（她）像一只大张着小嘴，嗷嗷待哺的鸟儿，敞开海绵一般的心灵，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，接纳教育。这个时候要是能接触一点世界文学名著，该是一件多么幸运和重要的事。然而这些名著因其篇幅的浩大，背景的复杂，哲理的深邃，人物事件头绪纷纭，乃至某些反常的描写，使涉世太浅的小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困难：老虎啃天，不知从何处下口；瞎子摸象，难以窥知全貌。现在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《世界文学名著儿童读本》，就成全了小读

者的愿望,解决了阅读中的难题。它以简洁优美的文字,完整清晰的结构,引人入胜的故事,精美的插图以及合理的删节、改写,保存了原著的精华。这套名著精选了以欧美 19 世纪和中国近古代为主的长篇小说,是一套当之无愧的文学精品。

一部文学名著对一个孩子成长所能给予的影响,是难以估量的。我 9 岁那年,得到一部线装两函 16 册的《绣像三国志演义》,在大约 3 年的时间里把它读得“四分五裂”,日夜沉浸在古代那个杀伐征战斗智斗勇的英雄世界里,激动不已,恨不得早生一千多年去与他们为伍。我熟知书中的每一个人物,每一桩故事并且能够背诵全书 120 回的回目(当然,也有许多内容当时我是没有读懂的)。就凭着这部书,我抵制了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剑侠小说,没有沾染上懒惰、贪玩和追求物质享受的坏习气;就是这部书,帮助我提高了阅读水平,打好了古文的基础;就是这部书,开拓了我的思维空间和历史视野,从此对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后来的参军、考入大学中文系,都和这部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文学名著是经过历史考验、时间筛选而保存下来的,历久而弥新,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会从中汲取于自己有益的东西。小读者从这套儿童读本入手,就可以提前接触到这些文学宝库中的珍品,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去读原著,就可收循序渐进、事半功倍之效。青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中读长篇小说的最好的年代:时间有,速度快,记性好,热情高。少年儿童朋友们,此时不读,更待何时啊!

主要人物介绍



盖茨比

出身贫贱却富于幻想，具有飞黄腾达的野心。他不择手段抓住机遇，很快成为大富翁。同时，他又忠于爱情，企图与黛西重温旧梦，但最终在对“美国梦”的追求中毁灭。



黛西

汤姆之妻。她年轻漂亮、爱慕虚荣、善于交际，婚前曾与盖茨比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。重逢后，她与盖茨比旧情复燃。当盖茨比为她死后，她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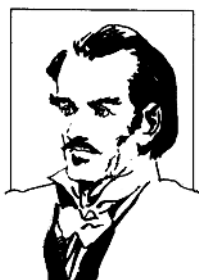
尼克

黛西的表兄。他出生在中西部，大学毕业后来到东部学做生意。在这里，他纯朴、善良、真诚的性格与东部都市生活的虚伪格格不入。最后，在目睹了盖茨比的悲剧之后，他毅然返回了故乡。



贝克

黛西的好友，是一名运动健将。她经常出入于汤姆及盖茨比家的舞会，与盖茨比的交情非比寻常。



汤姆

尼克的大学同学，黛西的丈夫。他是一个不学无术、品行不端，只知花天酒地的花花公子。他不知何为真挚的爱情，只是四处拈花惹草。他与黛西的结合仅仅是金钱、地位、名誉的交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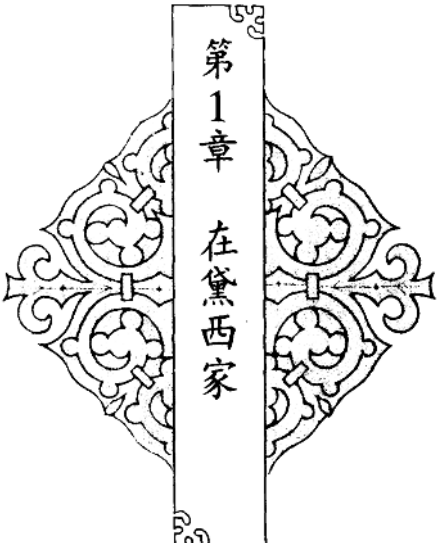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全一册

第 1 章	在黛西家	1
第 2 章	汤姆与茉特尔	19
第 3 章	神秘的盖茨比	32
第 4 章	爱情故事	47
第 5 章	残梦再现	64

全一册

第6章	重温旧情	81
第7章	飞来横祸	94
第8章	盖茨比之死	116
第9章	活着的人们	134



第1章 在黛西家

我来西阮镇的时候正是春天，阳光日渐和暖，树枝上冒出嫩嫩的绿叶，那新鲜的色彩使我疲惫的神经为之振奋。从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战场回到美国后，我一直感到无所适从，战争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都无法为自己今后的人生作出规划。我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他建议我学做票券生意，我欣然应允，并决定到东部独闯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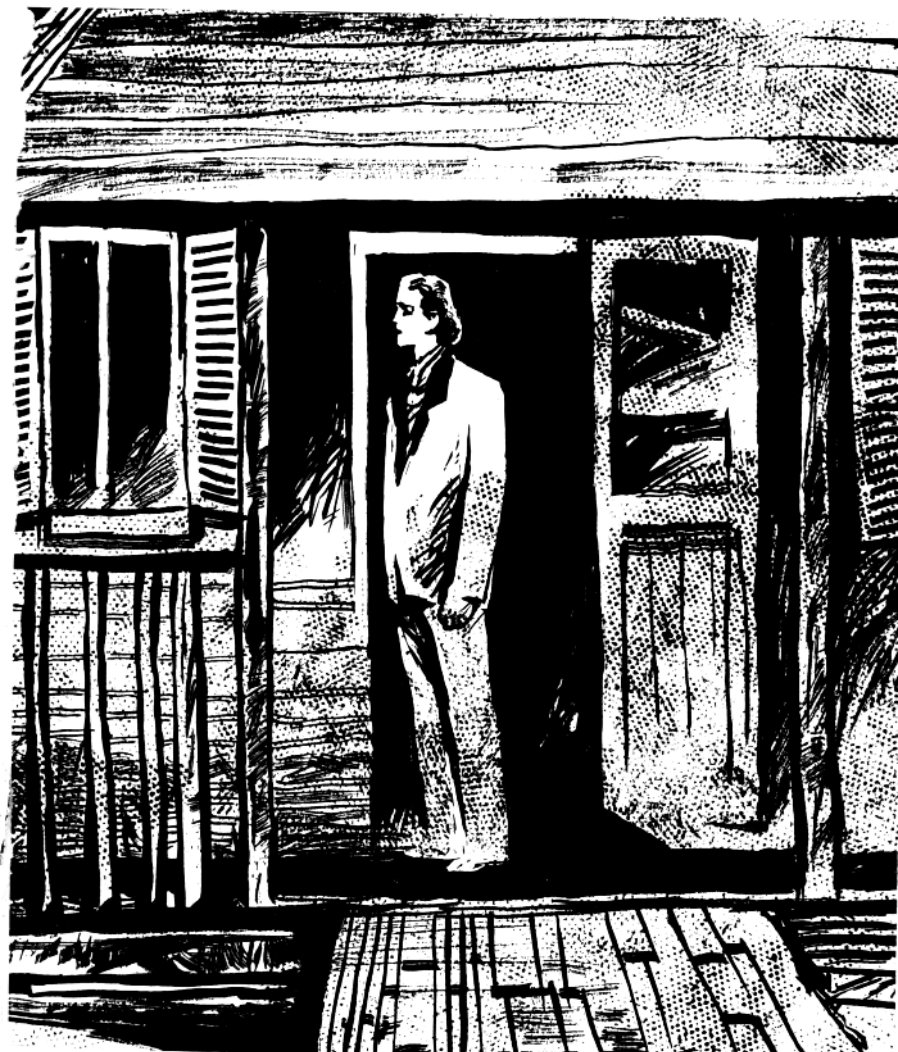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又将重新开始，我怀着这样一个模糊的信念置

身于西阮的春天里。这是美国东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，我心中的不安与烦躁，在我抵达西阮镇的第一天，



就被它特有的清新和宁静轻轻抚平了。

我在桑德海湾附近租到一间久经风吹雨淋的木板平



房，月租金八十元。与旁边一座豪华巨大的府宅相比，这所平房显得过于寒酸，但我还是心满意足地住下来，开始研究大量的关于银行、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专业书籍。从我的窗口可以望见海湾对面东阮镇上的那些高大的白色建筑物，还可以望见我邻居家的一小方草坪，这给我一种与百万富翁相毗邻的慰藉感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寂寞填满了屋里的每个角落，夏季已不知不觉地来临。一个温热有风的傍晚，我收到黛西写来的请柬，邀请我到东阮镇她的寓所去吃晚餐。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，她丈夫汤姆是我大学时的同学，汤姆家是非常有钱的富户人家，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挥金如土。我和这对夫妇并不熟识，确切地说我总感到对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。在我刚打完仗回来时，曾在芝加哥和他们相处过几天。汤姆擅长各种体育活动，酷爱打马球，他会为了打一次马球而买下一整批赛马。一个和我同龄的年轻人能富足到做这等事，真叫人难以相信。尽管与他们共进晚餐不见得会令我内心感到愉快，但出于礼貌，同时也为了逃避一个人在孤灯下枯坐的夜晚，我开出我那辆旧的道奇牌轿车，向东阮镇驶去。

故事从这里才真正开始。

黛西的家比我想象的还要富丽堂皇，别墅正面有一排法国式的落地长窗，映着夕阳金色的光芒。草坪从海岸边起一直通到房屋的前厅门口，各种盛开的鲜花和赏

心悦目的绿色植物在夏日傍晚的风里摇曳，我看见汤姆穿着骑装，两腿叉开站在前厅迎接我。我微笑着走上前去，丝毫没有觉察到，在这个寻常的傍晚，一个不寻常的故事正悄悄展开。

“我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好住所，你不这样认为吗？”汤姆粗犷蛮横的嗓音一如从前。

“是啊，的确是座好房子。”我站在门廊前回答他。汤姆浅黄色的头发被余辉照出一抹柔和的光芒，他嘴角边的微笑却使人觉得强硬，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也不加掩饰地流露着傲慢、咄咄逼人的神情。

“这房子以前是德梅因的，一个世界石油大王。”汤姆用他肌肉发达的臂膀扳过我的身子，并移动一只粗大扁平的手掌为我指点四周的景色：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形花园，半英亩地枝叶繁茂、芳香扑鼻的玫瑰花丛，还有一艘停泊在岸边随着碧蓝的海水荡漾颠簸的小汽艇。“现在让我们进屋去吧。”汤姆又将我的身子急速而友好地转回来，领着我走进大厅。

室内明亮宽敞，大厅两头的落地长窗巧妙地将大厅和里面的房间连接在一起。窗外绿油油的嫩草似乎一直要蔓延到屋里来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将深色的窗帘吹得宛如一面旗子，飘舞着抛向乳白色的天花板，然后缓慢地落回原位，像是微风在无声地叹息。浅粉的地毯仿佛一片巨大的花瓣，小心翼翼地托起屋内精美的家具，这些

物体的重量使它显得异常舒展，充分显露了它的娇艳和亮丽。

一只大沙发被摆放在这粉色花瓣的中心，两个年轻



女子斜躺在上面，风撩动她们轻薄透明的素色夏衣，我一走进大厅时觉得她们仿佛是绕着屋子飞了一圈，刚刚停落到沙发上。这两位女子中较为年轻的一位我并不认

识，她慵懒地躺着，一动不动，下巴微微翘起，像是在维持她下巴上一个快要掉下来的什么东西的平衡。我的出现似乎惊扰了她，但她只用眼角扫了我一眼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表示。另外的那个女子正是黛西，她做了一个要站起来的姿势，把身体向前倾了倾，脸上一副诚挚的表情。随后她笑起来，是一种娇嗔、迷人的笑。

“哟，我高兴得起不来了，尼克表兄。”因为感到自己说了一句非常机巧的话来迎



接我，她又笑起来，走上前握住我的手，抬起她的大眼睛端详我的脸，似乎在向我表明，除了我这世上她再也没有这么想见的人了。接着她凑到我耳边，小声告诉我那位女孩名叫贝克。这时，沙发上的贝克小姐翕动了几下嘴唇，难以令人觉察地对我点点头，立刻又把她的头仰了回去。我猜想，她在极力维持平衡的物体一定是有点歪斜了，这使她吃了一惊。我看着她翘起下巴的脸的侧影，抱歉之类的话涌到嘴边。任何一种旁若无人的自信表示都能叫我目瞪口呆、欣羨不已。

我回过头望着我的表妹，她又开始用她那低低的、动人心弦的声音问我话了。这是那种不由得人们不竖起耳朵去倾听的音调，好像她说的每个字都是你终生再也难以听到的优美音符。她的面庞忧伤而妩媚，有一双明亮的眸子和娇美多情的嘴唇。她的声音里含有一种类似怀旧歌曲的力量，这正是黛西的迷人之处。

我告诉她我来东部时曾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，那儿的十多个朋友都托我转达对她的问候。

“他们都想念我吗？”她大声问，脸上充满夸张的喜悦。

“噢，整个城市都显得凄凉，所有轿车的左边后轮上都涂成黑色表示怀念，湖的北岸一带整夜有人在哭泣。”我不无讽刺地说道。

“多壮观的景象！汤姆，让我们再搬回芝加哥去。明

天就走！”随即黛西突然扯起另一个不相关的话题，“你应该见见我的女儿，她三岁了，你从没见过她吧？”

“我很愿意见到她。”

“她正在睡觉。哦，你该见见她。”

汤姆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这时他停下来，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。

“你现在干什么呢，尼克？”他问。

“我在做债券生意。”

“和谁一起做？”

我说出一些人名。他肯定而又干脆地摇头说道：“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些人，全是些无名小卒。”

这话惹恼了我，我用同样傲慢的语调对他说：“只要你呆在东部不马上走，你会听说的。”

“这点你不必担心，要是我再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住，那我真称得上是个十足的大傻瓜！”

“一点儿不错。”贝克小姐冷不防地插话说。这是我进屋以后她所说的第一句话，她打了个呵欠，敏捷地从沙发上跳到地板上。“我的身子都快僵了，刚才我在进行真正的训练。”贝克小姐凝视着仆人刚刚端上来的四杯鸡尾酒，响亮地说道。

“你在训练？”汤姆纳闷地看看她，一口吞下了他的那杯，好像杯子里只有一滴酒似的。

贝克小姐神态自若地走过来端起一杯酒，小口地喝

着。我不无欣赏地望着她，她是位身材窈窕的姑娘，一张白皙的脸显得迷人而自负。她用一双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睛好奇地回望我，我蓦然想起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

“你住在西阮镇吧，”她友好地说，“我认识那儿的一个。”

“我整天闷在自己的房子里，我谁都不认识。”

“你可以不认识那镇上的任何人，除了盖茨比。”贝克小姐极为肯定地说道。

我的确知道西阮镇著名的盖茨比先生，他就是我房子旁边那幢巨宅的主人。

“盖茨比？”黛西追问道。“哪个盖茨比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盖茨比是我

